



我這一代的人，走過戰爭，尤其我在二二八事件以後，曾深感迷惘……戰爭的殘酷，令人厭惡，我希望畫出和平美好的世界，以彌補我傷痛的心，更希望世人同感溫馨和諧。 廖德政

IV 二二八夢魘

二二八事件平息，廖德政的父親依然下落不明，悲觀的成分愈來愈大，終至確信已經受難。悲憤和恐懼帶給廖德政情緒極度不安，熬到一九四八年七月，發誓不想再與官方機構有任何糾葛，毅然辭去任職才兩年整的台北師範學校教職。

國立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返台任教台北師範

「台北師範學校」即今國立台北師範學院之前身，係終戰後接收原「台北第二師範學校」校舍及資源，改制為三年制國小師資養成學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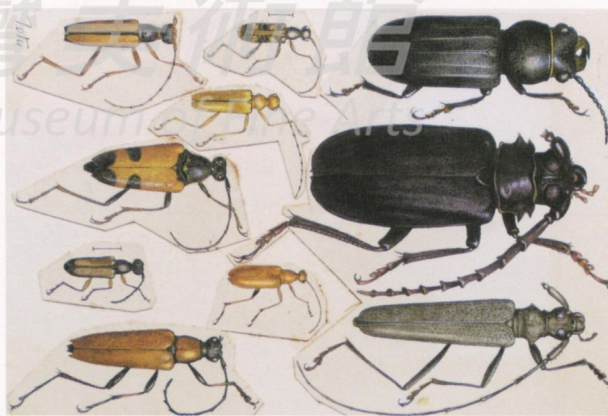
●一九四五年十月底，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正式接管該校，十二月遴派唐守謙出任台北師範學校校長，新舊時代交替的教師陣容裡，直到終戰翌年（一九四六）仍有七位日籍人士留任，其中一名是美術教員立石鐵臣（1905-1980）。

●戰爭結束後在台日本人分批遣返，留下來的都是戰後重建工作倚重的日本技師，畫家獨有立石鐵臣留下，是因為戰前他就是台大理學院昆蟲標本畫家，台大留用才是真正的理由，但是立石鐵臣與台灣畫壇淵源頗深，是知名的日籍畫家，一九四六年春也受聘至台北師範學校兼職，擔任美術老師。

●一九四六年四月廖德政也回到台灣，家已搬到台北中山北路一段中山市場

(原稱昭安市場)對面。社會新鮮人的廖德政，從父親好友王白淵處得知立石鐵臣將辭去台北師範兼職，專任台大的消息。他憑藉東京美術學校畢業的學歷，遞補立石鐵臣之遺缺，一九四六年八月正式接獲唐守謙校長發下的聘任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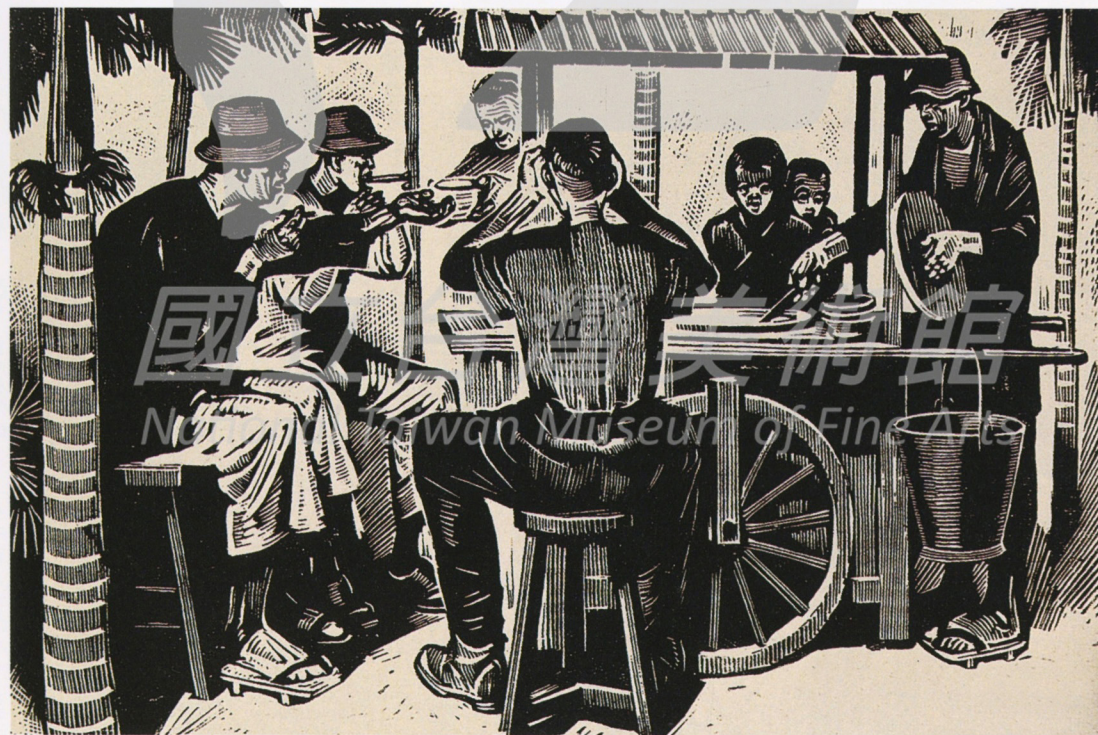
●唐校長是福建浦田人，能操閩南語，台北師範教職員多人亦來自浦田同鄉，這是因為戰後初期為使接收順利，避免語言隔閡而常有的刻意安排。初任教台北師範的廖德政年僅二十六歲，負責全校二十四班美術課，每班每週一節，共二十四堂課。



戰前立石鐵臣是台大理學院的昆蟲標本畫家。

●學校同時新聘的老師還有一位朱鳴崗（1915- ），他是安徽人，曾經接受魯迅號召，在中國抗日時期以木刻畫激勵民心的版畫家。他以福建幹訓團成員身分派來台灣，任教台北師範之餘；走遍台北庶民街町，畫下許多台灣底層社會生活實像。台北師範有意籌辦藝術科，廖德政與朱鳴崗兩人銜命共同策劃，除了談公事之外，私下交情不深。不料藝術

科籌備中，翌年發生二二八事件，朱鳴崗繪畫題材的社會主義遭受質疑，他立即逃到上海，但旋又回台探視家眷，不過已被嚴密監視，並被命令不得再製作木刻版畫。直到藝術科成立一年後，又匆匆離台赴港。二二八事件平息，廖德政續任普通科美術課教學，確信父親已在二二八事件遭逢不測後，黯然辭去北師教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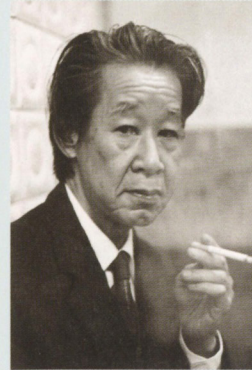


朱鳴崗 台灣生活組畫：食攤 1946年 版畫 27.5×19.7公分



廖德政 淡水平邊 1946年 油畫 38×45.5公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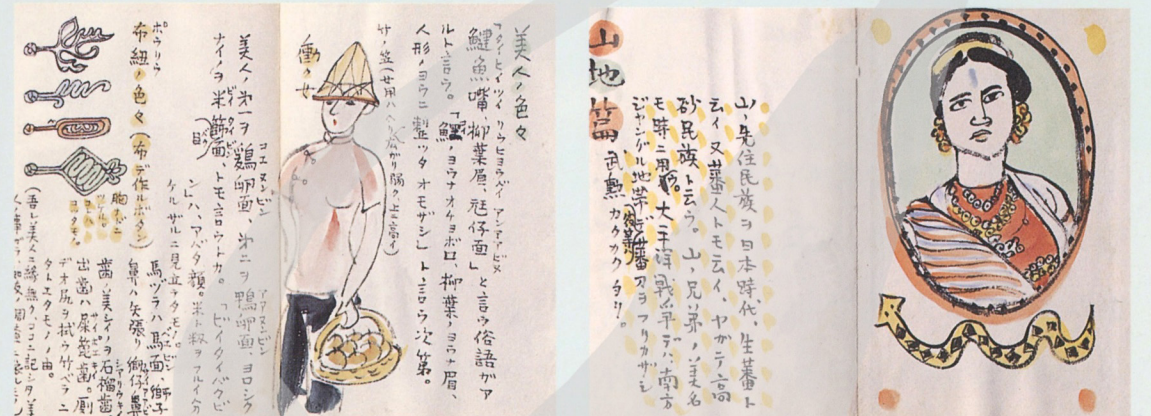
立石鐵臣 (1905-1980)



立石鐵臣

生於台北市，回內地讀書，一九三四年第二度來台，同年參加台陽美術協會創立，為唯一日籍會員。此後滯留至一九四八年遣返日本。他是一位視台灣為第二故鄉的日本居台油畫家，戰前曾投入《民俗台灣》這本民間雜誌的插圖工作，透過他的手筆所繪之斗笠、木屐、謝籃等無數圖案，至今仍然是台灣民藝的代表圖騰，常被近年的書刊所引用。

返日前，參與一九四八年五月《公論報》開闢的「台灣風土」專欄，與台大留用教授國分直一合作，繪製台灣原住民工藝圖譜於報刊發表。



立石鐵臣在《民俗台灣》雜誌所繪的插圖。

立石鐵臣在《民俗台灣》雜誌所繪的插圖。



立石鐵臣 白木蓮 1979
油彩 (圖片提供/廖德政)

父親離奇失蹤

●二二八事件的導火線是因為查緝私煙手段不當而引爆的。當時民生凋敝，黑市香菸猖獗，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派出緝煙官，遏止非法香菸買賣。但是戰後初期台灣人民對長官公署悖離民意的怨氣，早有一觸即發的潛藏危機。

●一九四七年二月廿七日晚上，大稻埕鬧區天馬茶房前，緝私煙官防杜一名賣煙婦人，作法過度嚴厲，令圍觀民眾不平，要求制裁緝煙官，集體包圍警局怒吼。第二天二月廿八日怒火竟蔓延台北，造成暴動，隔天三月一日起，一路延燒，擴及全島，到處聚集示威人潮，各地紛紛自組事件處理委員會，向政府提出改革要求。

●事件發生的現場，正巧被廖德政的父親廖進平親眼撞見。當晚廖進平正約好朋友在天馬茶房隔壁的餐廳聚會。廖進平本來就是相當活躍的社會運動家，早



廖進平（攝於1939年）



張義雄繪製廖德政父親廖進平於一九四六年演講之速寫。

年參與文化協會，追隨蔣渭水加入台灣民眾黨，投身台灣新民報，執筆為台灣伸張正義，控訴台灣總督府專政。

●二次世界大戰結束，陳儀出任台灣最高行政首長，廖進平依然不改批評時政

的本色。如今他目睹整個事件過程，也風聞鎮暴部隊即將抵台，自己很可能被列為黑名單之一。三月六日他開始逃亡，從此音訊全無。

●三月八日鎮暴軍從基隆、高雄登陸，一路展開瘋狂掃蕩，一週後情勢壓制下來，轉為憲警開始抓人。

●三月九日廖德政在任職的台北師範學校值夜，第二天三月十日，街頭分外詭譎，馬路上沒有車也無行人，廖德政只能一路徒步返家。走到和平東路口，有人告訴他，前面正在搜查建中的學生，不要再過去。怎麼辦？正好想起呂赫若就住在附近，於是臨時轉往住在和平東路電力公司巷子裡的呂宅。呂赫若是豐原人，寫過一部膾炙人口的小說《牛車》，當時他任教於建國中學。當晚廖德政留宿呂宅；三月十一日返家，卻碰到軍隊要來帶走他父親，但誰也不知父親去向。不僅父親安危令人擔心，連廖德政也開始憂慮自己的處境。



美國駐台北副領事葛超智與台北高等學校學生合影。

●當天廖德政將心裡的恐懼透露給熟諳日語，也是知交的美國駐台北副領事葛超智（George H. Kerr, 1911-1992），葛氏是廖德政返台後，經台中一中同窗介紹的，因為葛氏愛好古董，家中收藏不少日文美術書籍，希望找一個協助整理資料並陪同逛舊書街和古董店的伴，學美術出身的廖德政成了最佳人選。

●隔天葛超智開來吉普車，接廖德政暫時住進副領事公館，以避風頭。三月中旬，葛氏奉令離開台北赴南京大使館報告台灣動亂真相，廖德政只好返回自家。等待父親歸來的希望卻一日比一日杳茫。

黯淡的光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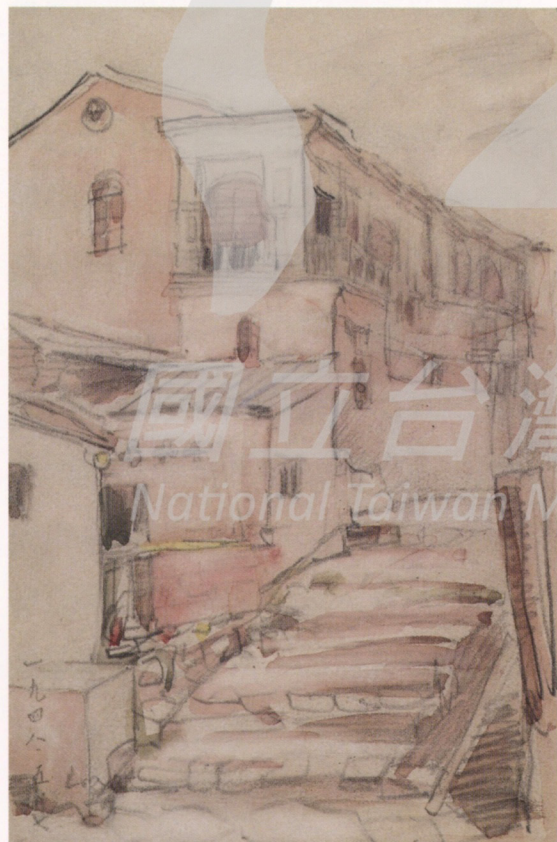
●二二八事件平息，廖德政的父親依然下落不明，悲觀的成分愈來愈大，終至確信已經受難。悲憤和恐懼帶給廖德政情緒極度不安，熬到一九四八年七月，發誓不想再與官方機構有任何糾葛，毅然辭去任職才兩年整的台北師範學校教職。



廖德政 小巷 1948 紙·鉛筆 33×24.5公分



廖德政 觀音山風景 1950 紙·鉛筆 14.5×22.5公分



廖德政 淡水白樓(一) 1948 紙·水彩 15×10公分



廖德政 淡水白樓(二) 1949 紙·鉛筆 22×14.5公分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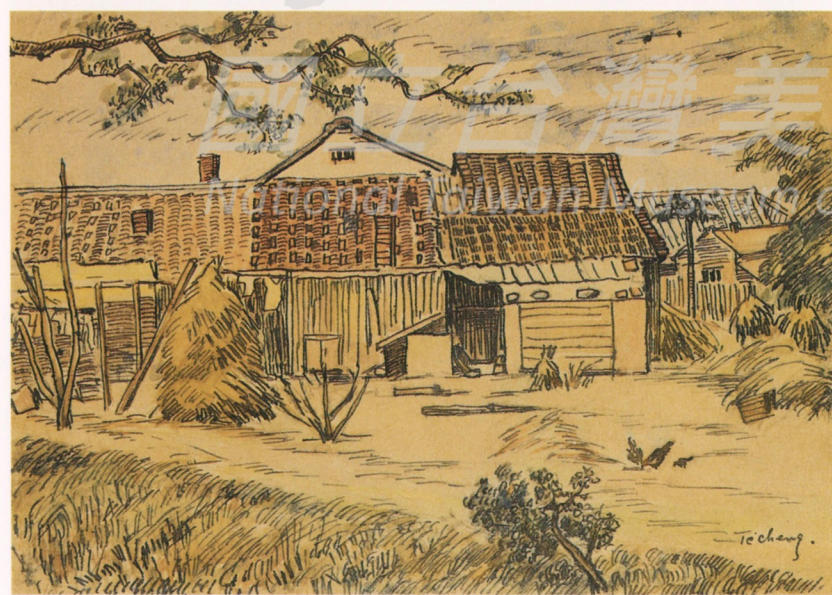
廖德政 淡水風景 1950 紙·鉛筆 14.5×22.5公分



廖德政 三板橋舊居 1949
紙·水彩 12×18公分



廖德政 三橋町 1949
紙·水彩 19.5×29公分
二二八事件發生以後，廖德政全家搬到三橋町現在的中山北路二段，這棟磚房的隔壁原是父親公司的倉庫。



廖德政 中山北路 1949 水彩



廖德政 淡水 1950 紙·水彩

●離職之後，暫時也沒什打算，廖德政先返回豐原鄉下療傷止痛，調節受創的身心。一度寄寓雕塑家陳夏雨工作室三個月，也曾試作雕塑人像解除心頭煩憂。世事變化難料，個性內斂溫和的廖德政，成年後首遇失親的創痛。他們一家早就從豐原老家遷居台北，如今父親失蹤，身為長子的他，必須扛起沈重的家庭擔子，一定要打起精神，一九四九年八月他再度回到台北，重新起步。

●當時私立開南商工註冊組組長是台中



一九四九年，廖德政進入開南商工，前後在這裡任職四十年。

1950 陳誠出任行政院長。

首任台灣行政長官陳儀被槍決。

一中的同學，這是一所歷史悠久的商工職校，校地是戰前台灣總督府無償借用，每年也接受總督府補助。戰後經校友呈請持續辦學，依法成立董事會，聘陳有諒為校長。註冊組組長引介廖德政給校長，即順利接獲聘書，從此家庭生活漸趨穩定，一直服務到一九八九年退休，長達四十年歲月，一動不如一靜的個性，讓他安之若素地度過教師生涯。

●一九四六年起，原有的「台展」轉型為「省展」。所不同者，台籍第一代畫家從早先送作品給日本人審查，到現在自己當家作主，個個登上審查員寶座。廖德政是戰後返台的一代，沒有台展時期叱吒風雲的記錄，所以在台灣畫壇是後生晚輩，想要出人頭地，端看以後在省展如何表現。

●第一屆省展於一九四六年十月舉行，同年返台的廖德政，摩拳擦掌，躍躍欲試，終於在省展中榮獲極高榮譽的「特選」。從此依循省展管道，每年提出作

品參展，若以新人的資歷來說，角逐省展不啻是向畫壇進軍的墊腳石。儘管身處動盪時代，世事多變，心緒雜亂，不過既已踏進美術的不歸路，也唯有創作才是正途。

●一九五〇年二月十一日，二二八事件相關人犯首批七十多人，當天保釋出獄，父親卻依然行蹤成迷。做為家中支柱的廖德政，縱然悲傷絕望，也不得不振作起來。加入了新成立的青雲美術會，成員大都屬畫壇青年之輩，與廖德政默默耕耘的理念吻合，同年二月與九月的兩次「青雲美展」均積極參與，看來他已逐漸調整心情，靜下心來，步入創作的軌道，正常運作了。



一九五六年，青雲畫會展，立者右一為廖德政。



廖德政 呂雲麟頭像 1949 12×15×28公分



廖德政 裸女 1948 水彩 18×12×39.5公分